

東

遊

記



東游記 下冊

第二十七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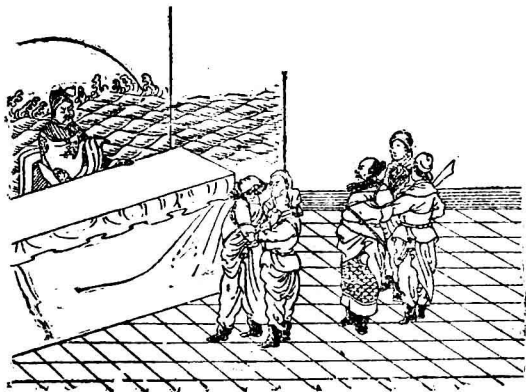
飛將下孤城殘王授首 嬌兒墮冷淚義士傷神

話說繼和正在指揮部下奮力登城。忽見城門大開。殺出一支兵來。爲首二員大將。一個掄刀。一個舞鞭。異常勇猛。不由大吃一驚。仔細一看。來者不是別個。却是黃烈華盛二人。率着困在城中的五百衛隊。繼和不覺大喜。連忙招呼黃烈華盛二人。立刻到了繼和之前。跳下馬來。繼和問起如何能救得衛隊。殺出城來。黃烈道。卑職被那妖道擒去之後。與余譯官華船長。禁在一處。非常煩惱。後來聽看守小卒說。大明五百衛兵。久困城中。無志歸鄉。已在文元帥之前投降。願爲別稱。效力帶罪立功。卑職在囚中聽得此訊。更覺十

分不快。以爲大人素待他們很好。到了今日。居然賣主求榮。忍辱事仇。未免太無人心。當時恨不得身脫桎梏。斬盡此輩。不料到了晚上。外面來了幾個新降的兵。據說就是大明衛士。約着看守我們的小卒前去吃酒。一時我們囚所無人看守。卑職正與華船長打算逃生的方法。無奈桎梏在身。不能擅動。正在懊惱之間。忽見有幾個新降的兵。走回來。走進我們囚所。卑職就向他們申斥。他們方說出原由道。我們以前的投降。不是真的。因聞得船長被擒。所以姑且詐降。設法營救。如今妖道范彤已爲果然真人所殺。城外攻打甚急。所以趁此機會。設個調虎離山之計。把看守的小卒請去吃酒。由兄弟們乘機把他們殺了。然後共在城角集齊。單等救得三位齊去會合。當時我們聞言之下。非常歡喜。那幾個兵就立把我們囚所撬開。去脫我們桎梏。從僻路逃出。直奔城角。果見五百衛隊早已齊集。於是卑職與華船長率着他

們竭力殺出開城迎接大人了。繼和聽了萬分歡喜，但不見了。余能因又詢問黃烈，黃烈道：「那余譯官因中途遇着一位官兒，據說就是從前營救大人們的諫議大夫。平有禮，那平有禮見了余譯官，要邀譯官到他家裏去。譯官因義不容辭，便與他同去了。此時凌輅已代着繼和指揮大軍，直從城門攻入城中。傅伯順、文改與查誦詩等知城已破，軍又大潰，要想趕快逃命，剛遇着郭平、陳瓊，便交起鋒來。傅伯順一見不好，忙棄去衣冠，要想溜走，只見一將舞鞭驟至，大喝：「烏夷那裏去！」大明船長華盛在此，伯順大吃一驚，早被華盛伸手過去，擒在馬上。文改查誦詩見伯順業已就擒，無心再戰，虛提一鎗，棄了郭平、李唐回馬就逃。陳瓊大喝一聲，手起劍落，把查誦詩一命嗚呼。又馳馬向前，幫着郭平追趕文改，又把文改困在垓心，足足戰了三十回合。文改一人不敵，二將殺得招架不住，忽然阿呀一聲，身上已被郭平着了一矛。

立時墮在馬下。當由小卒縛住。與華盛會合一處。直奔元帥府而來。此時繼和亦到。忙著出示安民。忽聞郭平押着文改。華盛押着傅伯順到來。陳瓊也獻上查誦詩首級。繼和向諸將獎勵有加。這纔命帶上傅伯順。文改二人。跪在庭前。大聲喝道。島酋大明何處。虧亡今日。不將你斬首也無以鎮制他國了。傅伯順道。



天使俺初無相害之意。國如此妄為。適自取覆。天子之國。你們小小島。不知大明乃萬邦之首。與大明抗手。獨霸東洋。左道旁門。以為從此可強麼。你自恃兵衆將猛。已作階下之囚。還敢倔使彼此兵革相見。如今待於你。你却要謀害本。使彼此兵革相見。如今待於你。你却要謀害本。

此事都是文改主使。萬乞天使饒命。俺就世世代代稱臣進貢。便了。繼和道。傅伯順今日乞命已太晚矣。須知大明軍衆爲汝所殺不下千餘。若不殺汝。何以謝死者說罷。不待伯順分解。就命左右推出斬首。左右答應一聲。擁着伯順而去。繼和又對文改喝道。烏賊汝身爲大臣。不能勸主。就正反要教人作賊。今日既已就擒。非五馬分屍不足以快人心。文改還想倔强。早被繼和喝令左右推出分屍。不一刻左右獻上伯順之頭。與文改支體。繼和就命高懸示衆。忽報余譯官全一老者到來。繼和卽命入內。有頃果見余能與一人而入。趨前爲禮。繼和不免先向余能慰勞幾句。再看那同來老者。原來是故諫議大夫平有禮。繼和卽避席相迎。互道寒暄。繼和道。今日之事。本使未免過分。但傅伯順確太無法。而且素來不親忠良。荼毒百姓。所以本使決意把他殺了。不過此賊雖除中樞無主。本使擬徵國中賢良。繼爲國王。但又不得。

其人竊思大夫素心忠正國之聞人本使擬卽以貴國重器奉託大夫幸大夫勿却平有禮道寡君不法固屬可恨大人宣大明之威除暴安良小子非常感戴但欲以國家見託匪所克當因小子曾爲相臣且受前王託孤今日若以重器自據未免無以謝天下繼和道大夫之言未免迂拙昔者成湯周武誰非王臣其後舉兵伐暴自爲天子而萬國拱之足見天下重器非一人所得私有凡有德者均可爲君大夫名滿中國繼位爲王於道未悖况有本使代明天子宣傳德命大夫若不允許未免太不以國家爲念了平有禮三番二次推却終是不得只好允許於是出繼和布告國中卽日請平有禮踐位國人大大悅其後平有禮力挽頽風注重農工把國家恢復從前的富有幾乎勝過薩克西特國不在話下且說繼和旣平定別璠國大宴羣下一面請平有禮與其臣下同來列席兩下非常歡洽繼和在酒酣耳熱之間向余能

問起別稱國命名之定義。余能道這別稱二字。就是中原乞丐之意。繼和因對平有禮道。這個命名。想大王也要嫌他不佳。今日本使敢擅爲更改。請從此定名爲歸化國。就是說貴國從前種種都非文明的景象。如今已歸王化。定可日就文明了。平有禮欣然遵命。連稱感激。到了次日。繼和打算離開歸化國。向甫立酸國進發。便點齊羣下。辭了平有禮。出城回船。平有禮亦特地親送繼和到船。併獻上歸附大明的國書。與贈與繼和的土產。繼和一一領收。平有禮告別登岸。直等繼和下令開船。相去已遠。才回城中。且說繼和領了十三只大船。離了歸化國。向甫立酸進發。不數日。已抵其都。當令停船並岸。甫立酸國王彭仁得報。知是大明天使到來。不敢待慢。卽命大臣前來迎接。繼和就隨着派來的大臣。到了迎賓館。這天繼和恰恰有些感冒。不能覲見彭仁。就在迎賓館將息。凌余二人。覺得寂寞無事。告明繼和。走出迎賓館。

到市衢中閒散一番。只見來去的人都是非常鎮靜恬淡。忽然間對面來了二個老者。一般童顏白髮。道貌岸然。凌輅就與他們作了個揖。那二老者却高視闊步。不來理睬。徐行而去。余能見了心中很是不快。私想這老兒太不識禮人家。與他行禮。他却目中無人。忽然去之。難道看不起我們大明達官嗎。心中如此一想。更覺氣憤。就立刻跑轉來追趕那二個老者。用力把其中一個抓住。那一個却毫不過問。逕自向前行去。此時凌輅也奔了過來。只見余能抓着老者的袖子。大聲的責問道。你這不識禮數的老朽人家。敬禮相向你。你却眼高於頂。妄自尊大。理也不理。這是什麼道理。况你是國中之老。應該明理習禮。爲一般後生作則。如今待人不以道義。我倒要請你去會會你的國王。那老者笑道。先生所言直自撻耳。余能聞了此言。更暴跳道。呀。你這老兒還敢如此狡辯。我老余正理相責你反說我無禮嗎。那老者道。先生莫

非。是。中。原。人。嗎。凌。輅。私。忖。此。老。倒。有。些。辨。識。力。能。知。我。們。爲。中。原。人。就。搭。訕。應。道。正。是。說。着。走。上。去。從。中。勸。解。余。能。方。才。把。那。老。者。放。了。凌。輅。又。對。老。者。道。請。教。老。先。生。我。看。貴。國。人。民。都。是。長。壽。的。居。多。而。且。個。個。鎮。靜。恬。淡。彼。此。不。相。往。還。在。那。大。街。上。來。往。的。人。從。不。見。有。接。耳。交。語。的。不。知。這。是。什。麼。原。由。那。老。者。道。先。生。我。老。實。對。你。說。罷。我。本。是。中。原。人。來。此。已。有。十。年。光。景。所。以。頗。知。國。中。風。俗。方。才。先。生。們。對。我。行。禮。我。何。常。不。曉。得。但。我。既。流。爲。此。地。人。民。當。然。與。俗。同。化。不。能。再。行。中。原。禮。了。余。能。聽。了。方。才。轉。過。臉。來。笑。對。那。老。者。道。如。此。說。來。老。先。生。也。是。中。原。人。了。我。們。都。是。同。胞。小。弟。深。悔。方。才。魯。莽。但。老。先。生。因。甚。又。遠。棄。祖。國。而。來。此。蠻。貊。之。邦。呢。那。老。者。道。此。地。非。說。話。之。地。祇。因。此。地。有。下。一。種。風。俗。若。與。路。人。交。語。卽。爲。逆。道。犯。德。好。在。舍。下。去。此。不。遠。還。請。兩。位。先。生。過。去。清。談。但。此。事。出。於。法。外。此。後。尙。望。二。位。切。勿。

對人道。及以免損害兄弟們的德業。凌余二人聽了此語。倒有些不解。就追隨那老者前行。途上大家也學着國風。不作一語。却裝出高視闊步的模樣。不一會到了一所茅屋。那老者就肅凌余二人。走入屋中。凌輅細把屋內四圍一打量。只見左右五間平屋。當中乃是客廳。上面却懸着黃庭二字。大家便進了黃庭。見庭內懸着一塊匾額。上書清靜無爲四字。廳中所有陳設。倒也十分雅潔古樸。老者就請凌余二人上面坐下。自己却在下面陪着。僮兒送上茶來。凌輅先問道。今日侵擾高齋。小弟們很覺抱歉。且匆匆追隨。未曾請教先生尊姓。老者接口答道。兄弟姓王。名崇山。乃是大明太原人。因避難挈眷。戚來此。說着拱手問道。請教兩位尊姓大名。何事遠游來此。凌輅指着余能道。這位姓余。名能。乃是大明天使屬下譯官。小弟姓凌。名輅。與余兄同寅。向爲鄉道之職。今日天使下洋過斯。故得幸遇先生。王崇山驚喜道。原來

兩位乃是王天使一起的。失敬失敬。凌余二人亦連說不敢不敢。接着余能問起彼此不相往還的原由。王崇山道：此地國王惡着世人，愈趨愈狡猾，奸偽。於是想出根本解決的方法。他說：人心之奸偽，完全是智識日開的原故。因爲智識日開，慾望不足，慾望不足，奸偽百出。天下用欺詐亂，乃不止。所以要天下不騷亂，惟一方法，只有絕智棄聖，使人們個個由而不知歸復於噩。噩。渾渾的時代。大家清靜無爲，恬淡自然。雖老死不相往還，各爲其生，各爲其死。那末，許多野心家，自然絕跡了。余能不待他說完，就笑道：呀，怪不得此地國名喚做甫立酸。啊，凌輅向余能很奇怪，看了一眼，問道：難道甫立酸三字的意兒，就是虛空二字嗎？余能道：不是那甫立酸。雖然三音不過一字。這一字的意思，就是中原愚蠢的愚字。王崇山道：愚雖愚，但他們的結果，倒非常完美。你看他們絕口不言競爭，無論什麼富貴功名，都視同敝屣一般。

那怕疏食飲水曲肱而枕。却恬淡無慮。決不象中原人。這麼稍受着點兒窮苦。就要流爲盜賊了。還有一層做國王。以及一般文官武將。無論如何。總不自以爲我是至尊。可以看不起小民。而小民也不以爲我是小民。硬去拍富貴人的馬屁。比之中原那般富人。愛吹牛。窮人愛拍馬。真不可同日語了。凌余二人靜聽。王崇山大發宏論。正在出神之間。忽聽出慘悽之色。接着淌下淚來。不知所爲何故。且看下回分解。



得堂左送過一陣。女子哭聲非常悲慘。凌余二人不覺默然無言。半晌問王崇山是什麼一回事。王崇山經這一問。臉上陡然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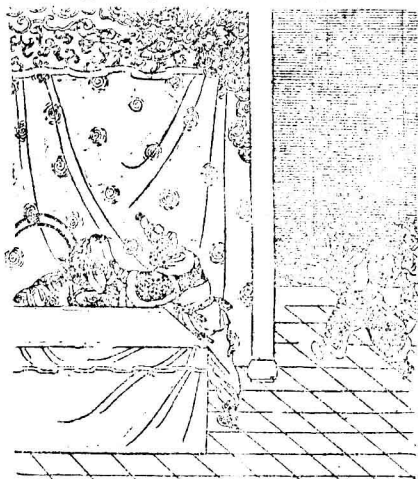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八回

屏王畏禍舉國奉淫祠

賢使救民當廷籌妙策

話說凌余二人正聽王崇山說得起勁的辰光，忽然堂左發出女子哭聲，直送凌余二人耳中。凌余二人就打斷崇山話柄，問他這哭聲何來。王崇山被這一問，頓時面現慘色，淚下雙行，嗚咽地對凌余二人說道：「不瞞二位大人說，此地雖說是恬淡無爲風俗，渾厚然而還嫌美中不足呢。余能搶着問道：因甚還嫌美中不足？王崇山揩了揩眼淚道：因爲四十年前國中出了一個什麼通天大聖，竟能錯亂時令，呼風喚雨，釀災散疫。此時的一位老王，就是首創這無爲政策的，當然不去理他，不料這位通天大聖竟大散災疫，弄得通國五穀不登，民皆病死許多。臣子方才竭力勸諫，請老王尊祀通天大聖，誰知老王依舊不允，且說此等妖邪，惟清靜可以鎮之，惟無爲可以治之。蓋

清靜無爲氣之正者也。以正氣馭妖邪，則何往而不克。所以他的臣民無論如何的勸諫，總是無效。不料那通天大聖見了老王如此固執，竟又大發其怒。到了晚上，就降鬼於老王的寢宮中。當時宮監們都被通天大聖所懾，早已四散藏匿。只有二個武衛却還死守不去。那通天大聖就厲聲對老



早已失去自由。不能動彈。老王見勢不佳。只好件件允許。那通天大聖方才大叫而去。老王經此危險。也知道既已允許。在前若是食言。必招大禍。只得爲之立廟。全國百姓因爲若不允許。恐怕連遭荒年。也只得忍痛遵命。所以每遇秋祭。總由國王選派民間少女供奉大聖。這樣下來。已有上數十年。國中少女幾乎均被通天大聖占盡。今年聖誕。又到國王派定舍甥女呂素文前去供奉。余能不待說完。就笑對崇山道。令甥女既由國王做媒。嫁給通天大聖。那就是正式的聖后。如此天大喜事。小弟們正該恭賀。偏是賢舅甥十分不歡。這是什麼緣故。王崇山接言道。大人們那知其中底細。其實那少女們既被選作供奉。決無生望。余能怪問道。因甚做了聖后。反沒有生望呢。崇山道。我們最初也當作做了大聖供奉。必非常榮耀。誰知到了聖誕。次日那所獻納少女。早由紅顏而變成白骨了。凌輅亦驚道。難道那少女被他吃了。

去嗎。崇山道誰說不是可憐。四十年來已被他吃了三十九個少女去了。凌輅道照此看來那通天大聖完全是個吃人的妖怪。不知國王爲何不請真仙來除去他呢。崇山道這也難怪。國王的因爲有二種原因。第一國中也没有如此大胆量大神通的人。第二從我們遵命獻奉少女以後。歲歲豐登。國泰民安。四十年來確不曾鬧過一次饑疫。所以百姓們爲着大局起見。只好忍此小痛了。余能道這是豈有此理。什麼妖怪偏要揀那少女來吃不嫌太殘忍一點嗎。王老先生你且去安慰令甥女。教他不要傷心。待老余回去告訴天使。請天使商明國王。想個除妖安民的方法。崇山道大人你不要聲聲口口稱大聖爲妖怪。並且天使如果沒有十分把握。切勿作這種舉動。恐被大聖知道。又要遺累全國了。余能道我家天使會吃過自來血雪梨。能在水中行路。還有二件法寶。決不至畏那妖精的。崇山道如此還望大人們開恩。